

## 正视差异方能主动融入

纪贇

联合早报，2013 年 11 月 18 日

虽然实际上并非是复旦校友会的活跃成员，却突然接到通知需要参加国大政策研究所关于移民的闭门会，就略略整理了一下思路。转眼间来新已是七年，而真正广泛接触到新加坡民众实际生活是与家人定居下来的最近三年。

记得以前我也曾在文章中提到过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人虽然面貌相似并有遗传学上的共性，也文化同源，但对对方都有文化误解。很多中国人并没有在精神上与新加坡华人拉开，其实我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颇有必要的距离。一些中国人没有认识到，或充分认识到新加坡是一个独立国家，它有自身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就是华人虽占多数，但这里并不是单一的民族与文化构成。

过去新加坡对中国人也有某种程度的误解，起码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两者间巨大的文化差异。记得我刚搬到组屋区不久就开始感受到某种出乎意料之外的“文化震荡”。在一般印象里，新加坡人当然比中国人更加西化，但本地人同样有更传统的另外一面，很多南方的宗教节俗传统被保留得更好，方言更为普遍流行，民众在文化上更为保守，尤其是民间宗教更显示了时代上的延续性，而中国在 1949 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化尤其是宗教上有着巨大的割裂。

一般价值观上，勿庸讳言年轻一代正越来越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中老年中普遍拥有的还是非常朴实、本份、吃苦耐劳、有宗教畏惧的南方沿海地区乡村民众性格。而经历了二十世纪多场战争以及其它政治歧路的中国人则相对更灵活主动、较乏精神负累、无所顾忌一些。或许再加上新加坡已经形成了有效的政府治理和有序的公共管理秩序，普通民众也相对更“守规矩”一点。我并非是要将两个华人团体“定型化”并做价值评判，比如灵活性，有时就可能会有“创造力”，虽然于管理上会有困扰。

虽然查看了政府部门对母语的定义，我一开始还是对此政策颇感疑惑。就大多数国家而言，“母语”通常是某族群或个人自然形成的第一语、最熟练使用的语言，但新加坡人为限定的母语在现实中，却常常是第二甚至是第三语。就现实而言，华人家庭中使用英语的情况已然逾半，这种英语日益侵蚀“祖辈自然母语”空间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我还是姑且不作价值评判，但政府规定华人母语为华语的政策起码会让部分新移民认为华语本身是新加坡华人的一个文化符号，并推导出华语世界就是新加坡的全部，而遗憾的是，实际上这个文化符号即使在华人世界中也正日益失去光彩。

无论如何，过去政府强调本地华人需要学习母语华语，这当然极其必要。但另一方面，对人数不能算少的缺乏英语交流能力的新移民而言，学习英语就不仅是一个保留文化传统，而是生存并融入社会的关键。因为英语在当今新加坡社会之中，它实际上是一种跨民族、文化、宗教的“沟通语”（bridging language）和“凝聚语”（unifying language），并是一扇了解新加坡特殊国家气质的必经之门。所以政府在移民政策的制定上，应考虑语言对融入的巨大影响。而新移民无论过去华语水平多高，学习英语则应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

两年前女儿初到新加坡进入幼稚园时，她就经历了同样的语言与文化转换，那时她因为上课听不懂，与其他孩子“几乎”无法交流，所以有整整半年的时间都经常会毫无理由地沮丧、易怒。直到此后过了语言关，才恢复了旧有的自信与欢乐。而我们这些大多数新移民也同样会经历这种痛苦的语言与文化转换，只不过成年人适应力不如孩子，需要的时间会更长而已。虽然对不少本地人，新移民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并时时被负面消息所覆盖，但其实绝大多数都不过如我的那些校友或朋友，毫无声息地在各个实验室、办公室或者建筑工地工作着，做着某些新加坡人不能或者不愿意做的工作。我们带有过去的历史与文化包袱，但下一代就会与平常新加坡人并无二致，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与耐心，而这些我相信是朴实而又吃苦耐劳的土生新加坡人并不缺乏的一个精神特质。